

最堪回首是二三台

東北大學研究生生活雜憶

●楊錫福（國立中興大學退休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投考研究所的動機

五十年前筆者在大學讀書時代，純粹為學習興趣而讀書，從未想到以功利目的，為將來大學畢業後的職業或生活而選系。但是興趣有時會改變的，當自己學習興趣變易時，又改讀另一院系。所以筆者在十年大學生活裏，讀了文、理、法、工四個不同院系，也讀了四個不同的大學。最後獲得碩士學位。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後到七七事變前夕，一般高中畢業生，為了「以工建國」崇高的報國志願，大都考工學院。筆者也不例外，考進在杭州之江大學土木工程，讀了一年，覺得「保障人權」，「宏揚法治」比「以工建國」更具意義，於是棄工讀法，考入東吳大學法律系。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秋，抗日聖戰開始，東吳法律系在上海無法上課，筆者乃入中央大學仍讀法律系（時中大由南京遷重慶），又讀一年，當時因為戰事關係，地理知識特別重要，而且當年中大的地理系教師均為知名學者，筆者又見異思遷的轉入地理系，從一年級讀起。

在抗戰中期，中國戰場已與歐洲戰場合為世界大戰場。地理知識益形提高它的價值，區域地理、政治地理、戰略地理、經濟地理……直接提供人們很寶貴的知識。因此筆者決心不再轉系，一直讀下去，獲得理學士（地理系屬理學院）學位。

抗戰後期，德義日軸心國已呈必敗之勢，我們抗日勝利的來臨，祇是時間問題。勝利將帶來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成為中美英蘇四強之一。在學術文化方面，我們認為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實為領導世界文化之重鎮。因此在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間，我國著名的大學，紛紛籌設研究所，建立我國高等教育的體系，由學士學位的授予，提升為碩士的頒發。

此時，遷設四川三臺的國立東北大學，新設文科研究所，主旨在研究東北，在研究所成立前一年，先設東北研究室一年後，升格為研究所。研究東北的「空間」，在研究所內設置地理學部，研究東北的「時間」，設立歷史學部，研究東北的「人文」，設立經濟學部。招收大學相關學系畢業生，肄業二年後，經考試及格與論文審查

及格，授予文科碩士學位。

於是，筆者在大學畢業後，基於對地理學已發生濃厚興趣，明知研究生的生活是清苦的，毅然放棄就業，投考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地理學部。

研究生入學考試祇考一天，上午考國文、英文兩科，下午考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兩科，各考八十分鐘。

同一天，還在各大學委託代辦考試，據後來統計結果，報考總人數三個學部計有兩百多人，報考地理學部的有八十多人。筆者很幸運，高分錄取。每學部錄取人數不等，地理學部計取二人，除筆者外，尚有曾永蓮學長（女性，四川成都人）。

抗戰時期，各方需才孔急，大學畢業找職業很容易，也易於找到理想的職位。但筆者私自另有構想；筆者生於長江下游而旅居四川，對東南、西南的地理知識，已初步了解，將以考入東北大學研究所而專攻東北地理，將來服務對象，選擇西北地區。倘能如願。為了這個動機，決心再過幾年清苦學生生活。



①民國卅二年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前排左五）與女同學們合影。

②作者楊錫福教授（後排中）與同事友好合影。



東大遷校四川三台

先述東北大學遷校所在的四川三臺縣。

三臺舊名潼川，為當年四川潼川府之首縣。是川北重鎮。三臺縣城位於涪江之旁，涪江發源於四川與甘肅邊界地方，南流至合川，注入嘉陵江。嘉陵江為長江主要支流，所以涪江可以說是長江支流的支流，舟楫直通重慶，不過川江水急灘多，上行緩慢而下行險阻，所以三臺與重慶間的交通，以公路為主，不靠水運。

當年東北大學由陝遷川，選擇在三臺復課，是有其理由的。因為三臺民風純樸，物產富饒，而文風也相當興盛。曾任糧食部長的徐堪（字可亭）先生即是三臺人。杜工部當年曾住過三臺，留下「草堂寺」的古蹟，東北大學即以草堂寺為遷校的校址，再增建應用的校舍，如教室、宿舍、辦公室及圖書館等。

三臺城面積不大，但街道寬廣而整潔，道旁種植法國梧桐，幹高葉大，頗具風姿。東北大學所在地的那條路上，在明月之夜，漫步其間，別有幽興。

文科研究所不在城內，設在城外的馬家橋，馬家橋是一不知名的鄉村村落，安靜、清幽，是一個最美好讀書勝地。研究所的房舍，均係茅茨土階，房舍的形式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中有廣大的花園，卵石鋪在泥沙的道路，上，整潔可愛，研究室及辦公室係低窗竹簾、板門、磚地，顯示著田園格調，幽篁裏傳來了鳥鳴，籬笆間發散著花香，田埂上充盈著野趣。

第一屆的幾位研究生，在所長金毓黻靜菴教授的教導下，在這兒過著超然物外的神仙生活。他們起居於斯，研究於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在當年烽火漫天全民抗戰的時候，居然有這樣的讀書環境，真是幾生修到啊！

筆者是第二屆考取的研究員，那時文科研究所已遷回三臺城內，據說第一屆研究生在馬家橋上課住宿，是為了三臺曾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但是三臺僅此一次被日機轟炸，此後即過著太平日子。馬家橋環境雖好，總覺得離校本部較遠，而稍感聯繫不便，所以我們第二屆研究生就以在三臺城內距校本部步行約三分鐘行程的龍王廟為研究所所址。

筆者在龍王廟雖僅度過三年多的歲月，但對它卻有無限的懷念。

龍王廟不是一般想像中的小廟，廟址大得很呢。大門一排三間，用為傳達室、工友宿舍，經過廣大的院落，正殿及偏殿，用為東北大學附屬子弟小學，有二百餘小學生在那兒上課，正殿左邊對面有一個戲臺，戲臺對面也就是正殿及偏殿的左旁是一大廣場，原為觀眾看戲的場地，東北大學即利用這廣場，蓋了十幾家教授宿舍。在臺北去世不久的審計部審計長張國維教授，成大退休的于希武教授，興大退休的劉志宏教授，均曾住過那兒。

曾任成大訓導長的張駿五教授，及現任成大文學院長的吳振芝教授，他們伉儷也曾住在龍王廟眷舍。

龍王廟正殿右側的廟舍，就是研究所所址了

右側也有一個廣大場地，場地上還有一棵大榕樹，樹蔭下有兩百坪大，廣場極右側，校方添蓋一列草房計六間，那就是我們研究生的宿舍。

研究所房舍，第一排為所長室，研究生研究室，第二排為圖書館、會議室、教室、兩排所舍的右側是出版印刷室、職員宿舍。

這龍王廟，真非同小可，它容納了附屬小學、研究所及十多戶教授宿舍，中間還有一個長長的大庭院。

研究所的圖書館，藏書相當的豐富，但以有關東北四省的書籍為最多，校方用各種方法搜求偽滿洲國的資料，都是日文寫的。

出版室備有幾臺石印機，目前在臺灣進步的現代化的印刷時代，提到「石印機」，可能有很多人瞠目不知，但在抗戰時的大後方，出版單位有石印機已是難能可貴的設備了。

一排六間研究生宿舍，屋頂是茅草鋪成的，道道地地的「茅舍」，它的優點是冬暖夏涼，宿舍是一人一間，每間有十坪大小，土壁泥地低窗，但在當中，一個學生能單獨住一間宿舍，祇有研究生才配啊，一般大學生都是十多個人擠在一間宿舍內的！

我們的所長金毓黻老師，每日晨間在庭院中大榕樹的榕蔭下舞木劍。我們也經常走出研究室在榕蔭下透透空氣，或者沉思片刻。遊子的鄉思、對戰局的關懷、對未來的憧憬，以及二、三友好同學輕鬆的閒話，都是在榕蔭下消磨渡過。五十年後的今天，也常親切的記起榕蔭裏的鳥鳴和蟬聲呢！

記憶中的幾位老師

我們的校長臧啟芳老師，字蟄軒，一般人都稱他的號「哲先」，遼寧蓋平人，中國大學畢業，曾受教於王雲五。早年留美，獲伊利諾大學經濟碩士。臧老師氣宇軒昂，龍行虎步，經常到研究所與所長金毓黻教授晤談，他填的詞，屬於蘇辛派，豪放激越，大氣磅礴，每有吟詠，常寫在黑板上，希望有人唱和，筆者當年常大膽的學步，獲益良多。來臺後，臧老師在報章雜誌上常有新詞，筆者也常和作。

所長金毓黻老師，字靜安，遼寧遼陽人，早年畢業北大，抗戰初期，原任教中央大學歷史系，是遼金元史渤海國史的權威學者，筆者曾跟他讀過書。金老師身裁不高，大約至多有一六五公分，屬於秀逸高超的文士型。他不善於飲，而擅於詩，每有新詠也寫在黑板上，筆者也大膽的依韻而和。筆者今年已古稀，在詩詞方面，能稍進益，都是當年受臧老師及金老師的薰陶培育。也許是年齡的關係，金老師夜睡很遲，我們午夜夢醒時，常看到所長室，一燈熒熒透過紙窗，金老師還在著述不綴，他愛護子弟，無微不至，但要求亦甚嚴，研究生上午下午必須在研究室研究，晚間必須上晚自習，研究室隔一中間走道對門即是所長室，金老師在所長室一眼就看到研究室，假若某一位研究生久不在研究室，一定要追問何往。他把我們超大學生當著幼稚園生一樣的照顧，但我們也一致的了解是「愛之深、管之嚴」。至今思之，不是當年的苦讀，那有後來的基礎。

藍文徵老師，體高而健，平易謙和，博雅君子，他是當年歷史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講書時，句句有內涵，字字有啟發性，不疾不徐，出口成章，我們埋首筆記，心無旁騖，記下來即是一篇好文章。

蕭一山老師，以字行，江蘇銅山人，清史權威，東北大學文學院兼研究所導師，他中等身材，舉步千鈞，上課時語調高亢，言辭簡賅，似乎句句都是綱要，字字都經濃縮，一兩句的要義，我們要參考好幾本書呢。

楊威伯老師，燕京大學畢業，庚款留英，格拉斯哥大學碩士，是地理學部主任，中等身材，瀟灑脫俗，雖是江蘇籍，但久居北平，一口京片子，煞是好聽，學術淵博，把歷史經濟政治社會，融入地理學中，聽他的課，如在閱讀百科全書，也證實地理是科學的科學。一般學地理的祇在本位主義中，囿於地形、氣候、區域的狹隘知識領域裏，而在學術方面，方能發展，不妨聽聽楊老師的講詞，可以寬拓他的心竅。雖然，科學在乎專精，但是學究天人，融匯貫通，畢竟是通儒的學養啊！

金毓黻老師和楊威伯老師未來臺灣；臧啟芳老師、蕭一山老師、藍文徵老師均在臺作古，臨穎感念，歎歎焉！

另外還有幾位老師，他們未在所開課，但經常到研究所走動，是金毓黻所長之至好，研究生們也常向他們請益。

余雪曼教授，清癯而修長，雖僅屆不惑之年，但四季均著長袍，頗具古樸超逸之感，余教授

任教中文系，他的瘦金體書法，可說是當代瑰寶。研究所的所牌，就是出諸余氏手筆。不久前，臺北報紙曾報導余氏由港來臺，筆者曾擬造訪，但報上祇有新聞而無余氏下榻地，追尋二日，據說余氏已返港，不獲一晤，深感悵然。

徐光教授，字子明，體軀偉岸，南人而北相，老北大出身，博古通今，胸羅萬有，徐氏久任教中大，到東北大學歷史系執教，可能是短期講學。徐氏梗直剛毅，嫉惡如仇，言辭鋒利，月旦評章，不稍寬假。徐氏不僅精通史學，而文學修養極深，外文更是嫻熟，英文不論美、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均暢通。

丁山教授，字山父，任教歷史系，某次他請假，教務處的通告寫「丁山父教授請事假一日」，同學以為是筆誤，有人竟以為丁老師的爸爸請事假。丁氏碩人其頤，談鋒甚健，是金所長座上常客，我們研究生聆其教益，獲得啟發甚多。

趙翰九教授，老法學家，耆年碩望，師生均稱翰老。曾任法學院院長有年。行走不離手杖，終歲一襲長衫，關懷學生如親子弟，抗戰時薪津微薄，米貴如珠，氏常以稀飯為炊，以資節省。但同學中有困苦者，氏周濟無吝色。

以上四位教授，僅徐子明教授來臺，任教臺大歷史系，徐氏為「胡適與國運」一書作者之一，又曾出版「胡適叢談」一巨冊。徐氏祖謝之時，已屆耄耋之年，江蘇耆宿丁似菴先生輓之以聯，上聯為：「每接言談，輒自信魂有安定處，最難豁達如君，視死直同歸樂」，下聯為：「久遭衰亂，其所憾天竟喪斯文，倘得輪

迴再世，來生應復是醇儒」。

整天埋首在書堆裏

也許是當年我國初辦研究所的關係，對於研究生的管理，似乎過於嚴格，要求也過高一些。

研究生上課時數不多，平均每週四至六小時，但在研究室時間卻跟公務員一樣，金毓黻所長看的很嚴，他自己以身作則，每天除了授課，也是時時在他的所長室讀書寫作品。所謂以身教者從，研究生們當然上行而下效了。

研究生通常晨間六時半至七時起身，梳洗畢，到校本部餐廳吃稀飯，八時前返所，八時正必須到研究室，每人一張長而大的書桌，堆滿了書籍，於是埋首在書堆裏，看呀、抄呀、擬綱要呀、做筆錄呀、編目次呀，這都屬蒐集和整理資料方面，經過吸收、消化、書上的資料成爲胸中的學問，於是選寫一個題目，開始寫作，這就是專題研究報告的階段。

每週上課時數雖不多，可是它不像大學時代上課的輕鬆，在上課前要預先看指定參考書，下課後要整理筆記，繳老師評閱。所以上兩小時的課，至少要花上五、六小時準備和善後，這些工作都放在晚自習去做，白天不去分神的。

一天約有十二小時，在書和筆間消磨渡過。讀久了，走出研究室，在大榕樹下渡步，暫時讓頭腦休息一下。

星期天及例假，爲調劑身心，休閒活動大概是(一)近郊短程旅遊，(二)坐茶館談天說地，(三)參加大學部同學團體活動，(四)其他消遣方式。

四川氣候，冬季不冷而夏季很長，所以各大學均是寒假較短而暑假較長。寒暑假內，研究生上午仍須到研究室研究，下午及晚間可以自由了。但是假期內要寫學期專題報告，還是重頭戲，漫漫長夏，仍然和書筆爲伍，汗濕稿紙是常見的事。

韶光如矢，研究生的歲月，瞬息渡過，戴了碩士帽，拿起教鞭，做起「人之患」的職業。沉浸在書堆裏的生活，仍未改變，也許是習慣成自然吧！「研究」的英文字是RESEARCH，RE的含義是「再一次」，SEARCH是「尋找」，研究生涯也就是「尋找再尋找」。在浩蕩無涯的學海裏，尋尋覓覓，究竟獲得些什麼呢，回首前塵，反躬自問茫茫然，瞠目無以自答。

有位大科學家說，他祇是在海邊撿了一顆貝殼。我呢，連海也未看見，海還在山的那一邊呢！

暗道一聲慚愧，溜走了研究所的時光，也辜負了當年師長的期許。回溯研究生的生活，那已經四十年前的事了。

最安定的黃金時代

母校研究所，創辦在抗戰後期，而結束於勝利復員之後，短短的六、七年，培育了不到十位「碩士」。

爲了提升我國高等教育體系，在抗戰後期，後方各大學紛紛設立碩士班研究所，而母校東大的文科研究所，更具有研究失陷已久的東北的特殊使命，但是勝利一旦來臨，東北大學無法立即

遷回瀋陽，直到三十五年秋才回到當年北陵舊校區，原以爲自此以後，可以弦歌高誦了，詎料時局逆轉，東北赤焰彌天，東北大學在紊亂的環境中停頓，研究所屬於大學的一部份，當然也無法存在。

研究所，祇辦了三屆，第一、二屆畢業典禮是在四川三臺時代舉行的。第三屆是在瀋陽北陵校區，於局勢低迷時結束的。

在四川三臺的那短短幾年，還算是最安定的黃金時代！

編輯部不退稿啓事

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爲主。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請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